清河集

元學士文稾序

儒者以文章為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益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

湖廣參政赳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其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塗無絕其原顧其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清河集目錄

江陰繆荃孫輯

清河集卷一

清河元明善

跋南岳壽寧觀碑後

朱陵靈壇天柱魏太虛空一作實洞緣煙霏上館赤帝朱
鳥飛祝融宅南參與一作爲旗羲娥兩曜慈祓廚象緯冷
遍嗟位迷四觀燕吳與秦齊恆嵩泰華孰崇卑五氣順
布百志熙流祥阜物宣后祗雨風露雷豈其私惠爾下
土尸者誰中有異人餐玉一作赤芝夜眠秋霞晢天倪衣
以青雲裳白霓風車八極參一作鬱兩蝸七十二峰足幽
棲琳宮貝闕輝陸離潛光煉魄如嬰兒大丹入咽無渴
飢誰其思之吳宗師神變倏忽方張施泠然御風渺何
之太君歲晏爾子期千秋萬歲受鴻釐皇圖景運求以
丕手持芙蓉朝紫微旋飆天闕此來歸彰靈答貺違爾

垂磨崖鐫我瑤華碑

題息齋墨竹圖 并序

已酉秋玄卿道提舉求賦墨竹詩走筆快書子昂仲賓見之當大笑其狂也

玄卿口吸子昂詩手持仲賓墨竹枝此詩此畫真兩奇似爲玄卿寫幽姿日光不下雲扃暗元氣欻忽寒人肌楓林青青少陵夢無乃澤畔逢湘纍楚江小月晃初夜淇園苦雨秋竹迷二妃彈瑟淚如雨幽壑龍潛春欲飛天路迢遥獨後來黑雨挾風山鬼啼老氣盤空根徹泉地靈上訴玄冥悲摩挲老眼久知畫恍然吾與口物移揮杯三叫我非狂墨瀋翻江江竹鮮

題天冠山

仙翁昔住天冠山夜呵鬼神衛爐丹丹成飛去杳不還藥池丹井猶山間翩翩學子鳴一作佩環華檐巨麗青

蜀泉友訪鶴歸月落前溪灣

寄直夫

嶽雲低接使君舟湘水無波桂樹稠井冽自涵千古月

絃清誰寫一簾秋青楓路暗空多夢白雁天遥不見愁

聞說匡廬當稅駕策勳殊未到滄洲

寄翰苑諸公

蒼煙綠樹滿汀沙負手行吟日又斜江水有時窮地脈

海雲何處是天涯生前幾醉尊中酒夢裏曾乘海上查

惆悵懷人重回首晚風吹盡紫薇花

書湖廣省中壁

鼎湖龍去欲無天臣抱烏號淚作泉四海重瞻堯日月

萬年長履禹山川恩波浩蕩醒民物文運休明屬聖賢

竊祿四朝無寸補何堪西掖進經筵

京師送玉虛宗師還山

句曲山高冀楚氛神仙初祖大茅君遥天歸鶴盤秋月幽壑潛蛟唫夜雲丹鼎神光松桂室酒壺春色澗溪芹一從待詔西清閣石髮梳香得夢聞

送湖南李直夫憲使

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見又蕪城滄波留月能歸海江雁拖雲不到衡一代豪華誰遠識百年驚畏護聲名好來不作男兒事有水可漁山可耕

送蘆慎齋左丞討賊

負劍先驅意氣閒也勝局蹐著儒冠古來每說從軍樂此去不辭行路難使節再臨民志定兵鋒一舉賊心寒書生努力效馳逐要寫功名久遠看

次韻危處室過居庸

一山萬里限中原神繫居庸百二川峰勢陡同愁障日地形高出欲捫天風沙漠漠龍庭遠雲物沈沈鳥道穿

眼底興亡誰解寫石琴秋水學冰紘
謁先主廟二首
合散扶傾老益堅荒祠重過爲悽然君臣灑落知無恨
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𦵏武魏長編
錦官羽葆今何在半夜樓桑叫杜鵑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巳王豪傑盡思爲漢用
江山初不假吳强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
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祖孝子求母詩
冷月酸風夜長年聞哭聲母今猶在隸兒亦欲無生歧
路固多阻人神孚至情相逢還細認悲喜此時併
介春堂
眞常眞人若冰雪大年夜食清溪月誰知袖裏閟初陽
散作㊣元春滿堂髯龍宵吼石壇秋老竹風生翻陸江

天籟已沈羣妙集隱几嗒然今坐忘雲扃不鑰瞰虛白揮謝萬象俱行客元詩選乙集

清河集卷一

清河集卷二

至治改元詔

朕祗遹詒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被服袞冕恭謝於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於以導天地之至和於以法春秋之謹始可改延祐八年為至治元年於戲奉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聿廣錫民之福 文類九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為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子名爵之崇顧斯實靳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

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濟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恥身弗及伊周恥君未邁堯舜言昔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嶷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憖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宣得兹二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恆陽王仍謚文正　文類十二

參政商挺贈謚制

若稽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疆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挺以王佐之才濟經世之學

越自俟服召列潛藩迨臨寶祚蔚為謀臣四鎮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再入中書樞密而弘帝業固邦本啟沃采深凡中統名臣率備飾終之典矧爾斷國十有七謨遺勍在耳朕曷敢私是用褒勳號定美謚躋之極官胙之吉壤於戲道積於躬君子之美利也賞延於世帝王之大賚也服茲丕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可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定 文類十二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昔聖祖歸自武昌啟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贊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陸梁之態誰其將指先二使以巡征事則從權果擘凶之畢殄興言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洞察其機學貫三才而不滯

于用旣輸誠于佐陝亦盡瘁于行東撤蓬戍之藩籬淨纖氛于雲棧易卉裳而冠帶渺一介于滄溟凡危衝和煦之哭來必大義純誠而自處故平生之偉績恒簡在于宸衷有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具見於典刑婉婉良籌每資于匡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彌堅雖房喬不忘秦府之游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孰堪倚重顧舊臣㊣復如卿特示崇褒盍申異渥於戲迪世以尊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趙魏之才所憑者厚朕將示勸卿其欽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 文類十二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大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玉韞璞孰窺至珍緬懷遺逸之民邈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父昕畎畝怡愉

里閭退讓開田種秘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予能擇王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愼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寔茲異渥寵爾營魂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啟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光想風雲之會匪常慨日月之流如駛爰加顯號以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被褐潛珍棄書學劍戎馬折衝之未懋志已出塵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臲硊之際兩復眞定於攙搶之間釋兵爲農所活者衆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閔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沒世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

彰異數於戲修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孚光王室
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斁精爽不昧寵遲其承可加贈
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
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命之殊謂
竹帛曷能以旣其勳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惟祖有訓
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
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文炳正大
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
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
白日揮戈埤堄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
心政在養民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減於
曹彬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
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

采深喬木之思格於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國肇武襲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於戲英才間出足爲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頒明制尙慰靈魂可加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諡忠獻

中丞于瑄贈諡制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歿猶不朽睠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于瑄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政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綱動靜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召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寬南顧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盍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

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事
乖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誠肅政
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簡
文類十二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粤若稽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
滅克烈主王可汗逐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金
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朮曰木
華里及即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故朝廷議功
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月赤察兒姓許慎
氏曾大父即博兒渾也自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
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斃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
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
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

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
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贈推誠
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
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烈門王之父也恆
鎭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
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
人石氏金宰相女也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
王之父薨誓不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毋備諸孝敬資
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閔其父之死
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
門有子矣卽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
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飮食諸服御之
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明年詔
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線
眞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兼領尚膳院光祿寺二
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上討反者於杭海皆陳王奏
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
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翦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
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
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
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櫜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
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
二十七年桑葛旣立尚書省黷鼓上聽殺異己者藉天
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
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
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
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

姦發其蒙蔽乃以没入桑葛黄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清彊桑葛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彩龠丁溪子善驚好鬭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剌合孫荅剌罕以為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為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為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上以王佐命元勳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推轂薦賢

還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成宗皇帝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三十年時入爲寇恆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剌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上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誅辠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

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
衆議爲允既遣始以事聞上曰公深識機宜既而馬兀
合剌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滅里鐵木
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
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
驚潰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
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
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武宗入踐
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薦立武功朕嘉賴焉察八兒女
燕鐵木兒帝室之胄今以妻公賜公以世祖旲模成宗
御輦及幔人樂工海東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
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
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
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

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
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
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
阿荅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禿苦滅欲奔款徹
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寍上詔王
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
國之元老宣忠厎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
猷又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
印宗藩將領實賴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
替所服四年王入朝今上皇帝燕之於大明殿眷禮優
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
私第之正寢是夕大雨舂秋六十有三皇太后賻鈔二
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爲棺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贈宣忠安遠佐運翊亮功臣
太常臣請謚忠武丞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
抹開公主宗王斡赤孫女也也速眞公主宗王塔察兒孫
女魯王脫脫女兒也燕鐵木兒公主旣察八兒女也赤
鄰別速氏千戶王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剌兒氏忽都
台扎剌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
子男七人曰塔剌海夫人赤鄰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
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
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
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
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還
知樞密院事武宗卽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曰中
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嘗學樞密

宣徽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及春秋蹕鸞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制曰卿元勳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己利人謂臣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上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修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謚輝武夫人思鑑公主宗王蔡帶孫女也也里千公主宗王失秃兒女齊王八不沙女兄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

淇陽王夫人曰馬剌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效節於大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王斡羅思女也宗踞丁宣徽使怯烈女也曰佤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時裕聖皇后命侍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今上淵潛時領府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以求賜者多矣臣願還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尚服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太師兼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我家公之輔朕克謙克謹小心範

物令旌德錄功爵公爲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領事多㥘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上曰公辭之良是然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文豹二年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錄軍國重事五月左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爵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五段上曰特賜太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甚醲賞何可滂沛臣家準奏十月上命爲尚書省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諳乞請新命上悅其誠聽焉今上之初詔曰公輔先帝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薛皇慶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八藍荅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迭亦兒也不干抹開公主所生内供奉曰也先鐵木兒曰奴刺丁並也遜眞公主所生内供奉曰卜都庶出女七人曰也遜眞爲

千戶怯辟夫人曰蒙哥爲魯王愛牙赤妃曰闊闊失爲宗王小薛妃曰梭台爲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未適曰寶奴爲宗王徹徹禿妃孫男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干丞相子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奉大夫通政使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荅火者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曰八迭兒爲宗王沙剌班妃曰奴只罕爲親王朔思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爲越王阿剌荅失里妃曰卯兒罕曰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朵烈不花鐵木兒也不干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故淇陽忠武王其祝故廣平十一月兒魯爲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事玨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敘次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異

威懷德者蓋許慎氏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
太師始終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
爲父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爲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
宜乎男婚帝族女娩王家人垂子則出垂臣範巖巖焉
[illegible][illegible]焉世有令臣益將與天朝胥慶於億萬年臣不敏
敢稽首而爲之銘詞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臣輿之維家開國孝
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太祖貲啟帝圖桓桓
淇王爲帝前驅淇王子孫四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
孝爰稽忠武始事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親猶股肱
親猶腹心我問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
爭面指摯罪不噛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爲
艮弼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金
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食予士

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投戈自縛執迷孰敢敵人有言昔也狂酲使我盜兵蒙與天爭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爲天氓帝曰公功進爵爲王旅力尙强永淸我疆驅馬來朝告我今皇一疾不起兩宮震傷飾終旣備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大勳與日同曜淇陽頁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文類二十三

清河集卷三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皇帝嗣寶(闕)御宸極拜大司徒柏柱爲中書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兀荅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賜碑額曰元勳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艮鄉之通遠猗歟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忠之亟勉丞相舊庸之懋歟臣承詔猥嵩執筆謹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祖是爲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

蠻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追兵尾及困乏絶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橐駝炙其肉啖太祖太祖馬憊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爲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佐太祖定天下號爲四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韉蔽太祖臥旦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太祖從三十騎行磵谷閒遇羣盜突射忠武三發三殪徐撤馬韉障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可罕忌太祖嚴兵襲我我得其謀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鋭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部以次服太祖卽大位官制倣止置萬戶二乃以忠武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荆口入忠武專征遂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劵傳國永世太行迤南盡委經略金

主奔汴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
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十年間無役不從無戰不在破
國覆邑惜殺禁剽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於
聞喜遺命以未滅金爲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曾祖也
嗣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甲首數萬擒大將塔
海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都
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於鴈山子七
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嘗曰大
丈夫受恩明主要須決機兩陣之間取功名以報國家
庶不墜我先烈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
中追斬守將從戰金師于三峰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
完顏合達樞密移剌蒲瓦朝行在所上顧之曰先帝肆
天功建鴻業諸國悉皆臣妾獨爾東南鴟張一隅朕欲
援桴鼓衆親繫虜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

然奉天子威靈汎埽淮浙取彼山川歸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蹂卑溼之地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征拔宋棗陽侵郢陷光州略安慶己亥三月薨第三子曰霸都魯忠憲王父也憲宗皇帝命佐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人帥師與世祖會鄂渚憲宗崩內難方訌世祖以武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都魯之力也葢昔者與論形勢之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於燕故有此旨未幾薨於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弘吉烈氏昭睿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

國王女二人長適國戚木蘇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
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
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入朝皇后一日上適門及忠憲太
夫人起奏曰妾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
公輔器也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冋必求魁公論
天下事未嘗目一輕淺謂以是也上默然四年反者平
執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上問曰朕欲悉死此黨時年
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
曠蕩之恩顧藉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反側上驚曰少
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千人皆生至元二年
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蕞爾宋竊
號江南方宏聖略奮神武以臣謬膺宰相獻笑三方宋
孱生侮上改容有閒曰熟思無以踰卿其勿辭奏請燕
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

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及還籌思累日不釋上特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鄉所陳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敏雖有定操稽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竭愚馨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竇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同國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衆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規襄樊廟議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省宣奏加制其大政令大宣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尚書臣違詔徑行上曰阿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勑尚書如前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饑盜熾若不顯戮無以威衆奏曰盜犯强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立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弘吉烈氏以

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欺國害民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非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出鎮北圉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召入勞之留語卧内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玉速鐵木兒丞相伯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捂克在位倚以爲治哉

其年世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爲掊克諸事詔皆罷之奏漕司諸官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餘皆卿事顧欲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倚近習爲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奈何近習伺間抵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曰準勅施行臣謂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甚是安奏者入上其名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久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闌禿之先塋忠憲王寇然

若山莫拟其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温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竇學士默尤倚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剷除苛嬈開布寬平抑奢尙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內[illegible]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嘉之曰安同爲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樞機以宗社尊安爲己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閤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亹亹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尊敬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木介

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
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
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今爵封謚以及父武靖王夫
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兀都台嗣掌環衛成宗皇
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大德六年正
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
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
僖娶篤思刺氏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即今丞相女
孫一人適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
僉樞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鞠育稍長秉
事推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武宗嗣掌環衛
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夫大
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府儀同三
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陟百揆自初仕介

特不阿剛廉有制衆已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聖
主下率羣僚恪司彝憲壹徇至公明嚴峻潔苞苴自絕
方爾謀叶八座道即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
論曰忠憲王翼累葉之勳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
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邃徵近禮廣
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洲然以隆
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
理期之致盡收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
傳第功絜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於前或承於
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乎其始
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
馬桑葛也之二罪魁誰與並立宜相之去朝也宜矣世
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眞風元氣蕩滌
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

若夫紀竹帛銘鍾鼎光在邦家不得騰實同里而垂休華夏播烈鬱夷未必不在斯文其辭曰

正統天斷不永以畀猗維帝元眷命無已烈烈太祖眾始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師陸梁走撻之楚諸部大人崩角啟處侃侃忠武秉鉞專征薄伐遼藩至于海城戮頑植愿百邑告盈乃趙乃魏自燕南兵齊魯歸明血戰胥并斬關入秦咸鳳莫京取厥鯢鯨奄倪不驚金人扼河蹈踏偷生有據上游帝建九斿有開輿圖帝撫八州於穆世皇暾出東方爰相忠憲抒誠進頁兩相廿年萬彙皆昌徵車四馳元老奏康更褻迭進無材不揚文物其登化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公而守也正魏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誰力忠憲之職世皇之德緊今丞相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己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物阜

游寓髮清布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孫儀刑在
庭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三帝光輝接日勳用
蓀世維元世萬維帝業千維無窮年尙徵相賢尋河可
源淩岱可巔荷稽嵩邈靡趾方遊景行其全不在斯鐫
不在斯鐫奚永火傳賞之自天風雲與賓文巖負石炳
燿山川 文類二十四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
博兒忽赤老溫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
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
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
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
勞造化儁功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
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

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謹按太
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顏姓八鄰氏蒙古部人曾祖考朮
律哥圖以其兵從太祖討定諸部嘗爲千夫長贈推忠
贊治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郡王
謚武定祖考阿剌嗣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憲宗
皇帝征蜀卒於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考曉古台佐宗王
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沒贈崇仁迪慶翊戴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靖至元初年
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
也其留事朕迺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恆出廷臣上由是
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昭睿順聖皇后
姊之女女王若曰爲伯顏婦不慚爾氏矣拜光祿大夫
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爲極治七年

政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爲皇太子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簿嚴禡師啟行薄郢州洪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濆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郢城恃江爲固而兵精食足攤兵不攻潛由平江堰還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乎道阿朮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黄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阿朮公使右丞阿里海牙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

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餘三十里我以白鷂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遂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我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牙守之規取荆湖王與阿朮公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

撫筭太平寧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款籲請城主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賑飢發醫起病人大歡喜曰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候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語使者曰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朮爲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剌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阿剌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遣其臣齎

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
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
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
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董文炳鎭臨安經略
閩越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于上都上御大安殿
降封㬎爲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
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朮效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
詔以陵州滕州增食戸爲六千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
宗王失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
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烈吉走
死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鎭諭太子曰伯顏才兼
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
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勅
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同上問其故對曰彼罪

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識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以其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奴塔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禽乃顏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明里鐵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兒魯那演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

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鍾日出鳴晨鍾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爲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成宗卽皇帝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按劒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
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
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
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
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為完三院遂罷是歲十二
月薨于京師甘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遣重臣來賻勅
百官送葬送者盡哀葬於白只剌山之先塋夫人別宿
眞卽扎剌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奴氏生三男子
買的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密副
使朵眞普未仕俱卒副樞娶丞相興元王孫中政使買
苟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正議大夫同僉
樞密院事女適資德大夫大都留守晃兀兒不華王薨
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淮安王諡忠武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昇江浙省臣廟

祀臨安皇上勑建碑於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
命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高
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有爲遇大
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恆負天下之重以神器
尊安爲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疏義使英材無比適莫故
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
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
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
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
無驚歸馬蕭然橐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進出總
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
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正統
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卽是而作頌頌曰
世祖聖神地翕天開陽施陰闔鼓盪風雷翦馭羣才鞭

答九垓龔掃兇菑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俊髦樂世
之遭阨時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旄纓冠自獻文奮武
招維忠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聖度恢張制曰伊賢
嘗吏天子左官諸侯奚爾器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將爰
資弼亮爰資開盪嗟茲中土鼎峙三主既殄其二一也
無武天生聖人資之良臣頸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
桑西跡虞淵北盡窮髮南極鳥蠻咸受正朔襲我衣冠
委勳不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士娛輿目睢盱望
入中書鉅材乃儲翊進是須肅將天威劍而登殿揚命
群王群王自慨策帝御天下拜登讌是日微王慶會幾
變始知世祖神幾先見故抑王庸留垂後憲稽其一德
始終交盡抒誠兩朝力殫無蘄進官三公心不增隆追
爵一王道不加崇維王達節高抱孤忠維王獻能茂建
元功紀勳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無窮勅臣作

頒勒之貞石昭示萬國永著臣則 文類二十四

清河集卷三

清河集卷四

檥槎亭記

汲人張君錫氏作檥槎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儆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於鄂衡又至於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齎刳中息於水腹奪舄於覆衂漸於鏬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占風猋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敗淼瀰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怵於見猶事於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眾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若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

耆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嘌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牢
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嚮者抑何也其所居
甚游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
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
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爲地體并水而
載之者天也地不爲大舟乎天不爲大水乎實大舟運
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
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
也無又何待於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
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
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夫
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
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檝時爲之颿泊之
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

之逝而不覆颯颯乎澂澂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文類二十九

順州儀門記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盜僭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拓廣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滑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為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為恥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

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迺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爲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於延慶元年秋七月畢工於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雘焱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湖潞二水會於白河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州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蔥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

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覬民者爲春秋之所貶君子愼諸 文類二十九

武昌路學記

武昌埍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履南越米人二百年開峙糗鍛兵炭爲邊壘帑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尙德武弛文張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顯明制及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鎭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厎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詔與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延齊皆視儀度尊豆鍾磬不

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挪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
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者廢而入於
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趺于埋中
別致貞碑於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
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
今而埀後者咸願有作謬膺上直翰林曷敢咈乎雅命
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
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開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
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
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
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絜德天地
賓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劍辟國願
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
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賚

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邈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
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
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閒矣若夫
諶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
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
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著智周行圓其用而
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
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眞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
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黌宮入學
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顒顒然巖巖焉本學者
養正以成聖功未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猷猷乃譸張
聱焉無所入也憒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閒德
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
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

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
過吾爾惡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
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屏之翰
也將自今日 文類二十九湖北金石存佚攷二

保定路孔子廟講堂記

皇上天縱神聖妙覽百氏謂儒者守三綱五常之道如
推斯同若日施□□□□以□世□□□□□□倫變
俗於是軼唐宋髣髴周漢大布取士之法天下長受翕
然□□□□□□□□□□□□□□詔而多士翕然
得以才進矣保定密邇京畿承風爲最先適總管□□
□□□□□□□□□□□朝久矣雅識上意所嚮曰
從事學官顧瞻齋廬不稱施設而講堂庳陋甚舍菜禮
□□□□□□金君曰宮不□何以爲揖讓周還之位
舍不廣何以爲茲誦游息之所師無以傳其道弟子無

師□□常□□之□爲□僉曰□□日云吉經歷馮仁
敦匠盡撤其弊而一新之爲堂七間承堂之房二間□
□□□□□□□爲□□□□四間題堂榜曰明倫齋
西曰日新東曰時習教授學正學錄皆有館而廚□□
□□□□□□□□□□□神宇役凡五月在延祐三
年春暨秋孟一資郡之別錢而民不告勞又曰□□□
□□□□取□□□無名田九百九十晦子學官歲食
其入又子母錢萬貫月取其子爲舍□□□□□□□
□□□□□捌建始末遺學正王文若來屬愚記郡得
賢守百廢以興方□□□□□□□□□□□□□□
□□國家之所道者才賢也才賢何自而出哉養固□
先教詎可□□□□□□□□□□□□□□□術而
勤者何業上固曰儒者固守綱常之道淵乎大哉聖言
之切也而經傳所述誠不是過師者苟能明諸此弟子

苟能□□□□□□□□□□□之□有以副明詔矣往年賜進士及第出身燕迤南蓋可數也豈清謹之士懷負抱材不□□□□□□□□□□□□□□□邪明年將定見之鳴呼道哉小無內而大無外學無方而進有序□□□□□□□□□□□□□□君子□焉修也而忠臣烈士國家有以收其效矣登夫堂而講之者是何講哉故曰學以明人□□□□□□□□□□□□□□□也有眞儒者出雖不見用沒世無悶保人士尚勉之哉保之守尚□□□□□□□□□□□□□□□西人佐其役者副達魯花赤哈荅治中塔剌海府判韓時麟推官張琯趙貞知事□□□□□□□□□□二十日記補

佑聖觀重建玄武殿記

杭州佑聖觀宋淳熙年始建住持祖仇君安一嗣十有五而陸君宗輔嘗更新之元貞元年制以王君壽衍住持

提點越八年事有可書者載諸石王君入朝元武殿楚
提點觀事吳君存眞方任厥復制以孫君益謙住持提
點進其徒曰教風攸振未必不始諸道寓刱杭人士之
雅所奏假者不復之昭吾意事且何從祇釐于上而下
亦無於誠薦也遂偕吳君協力僝功索帑會資財賦總
管張顯泉府卿范宇鑒杭士翁泳許夢斗翁仲源各來
輸羣細積鉅用得以饒經營勿亟永之圖始大德七年
三月訖八年三月厎于成厥費萬計廣之百一十尺高
之七十尺髹塗鎏錮不侈而文有赫斯頌筵幕清邃厥
稱神棲明年以餘力樹修廊又明年嚴繪壁潔齋廬師
居徒館罔不飭整今年春孫君吳君繼來朝賀其事於
玄教嗣師崇文宏道玄德眞人眞人曰世祖皇帝之既
成新都也龜蛇冬見新城西偏館之七日忽不見上神
之爲建昭應之宮成宗皇帝榮功懋神加元聖仁威于

宋之所崇帝號聖元紹百代正統一四海而帝之肇基朔方卒獲斯應是揚靈顯於大者如此杭爲吳會宋嘗國之百年物阜人夥燕以南無與爲大而玄武殿又杭之大禱禮□□□羣聚咸賴依私是旁澤遺賴於細者又如此不金石刻斯無以騰神實詔能嗣俾爲之文虛生一一生水道家師一水之神□□□危七宿文錯成象位北故曰玄體介故曰武物資始終故兩陰陽互宅故交子當坤復之間陰極陽生萬物之元必有主宰□又□□天帝昔之王者必郊而五帝次亞昊天羣祀類從今玄武之有祠實此宗也儀以義起而極其稱謂則始諸宋使天下之□□□□屬貢走于其象設者果有以翊運作福元元與不爾彼奚其貿貿焉將事于無效也其亦聖人當出其下物化神設先事讐與不爾嗣師之言適徵於目者也雖然玄武法天以行而妙用不

測謂之隱邪外柔內明施□沕□□□著矣謂之顯邪廟貌形崇陟降布寫兆朕徵矣至若素履潔齋無穢猶予祝史矯舉不福無負盍神與人一餃義則二鏡物□□聰明矣在奉常歲舉典祀秩于無文不顯大神有開厥初繼自今風雨宜穀麥人康食而無或艱阻用長我大歷服以至於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休其無斁而豈惟杭人夫究心罷力勇于基植誰不曰陰厚吾之所獲顧不於□歸□兆人□歸而國焉是歸其進於道者之所為也敢白隱美聲之悠久銘曰

國祀欽天般薦無文維神司北顯相我元宇之象求變見何所儆乎參前謂玄而武杭人有言今雅依私不識神處而室矣歸憲憲其徵穆穆其凝其凝其冥膚奏爾靈載崇明祀來格來嵩主祠修能純嘏虔告繫國而家罔或不淑勒石中唐聲功今始登世于千敬事無止 滅两

虛室記

居室而强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非古而從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闇於理也嘗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筦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掇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同宣脈沐達於無垠入於無際氣即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衆峙和則嘘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邊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麗雜而荒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體块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間也而地翕之人物孑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旦夜一瞑眎也

開闢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質焉句於土中甲於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佳而質焉卵也㲉也俄而鳥也鳥復卵而㲉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母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含日月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詞地無體含水火石土以求之并地亦無溢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

太初合乎自然故强居室以名殆將處乎無我也元子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已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若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芒乎芴乎歸然而有餘者耶（文類二十九）

萬竹亭記

李君仲淵由蜀省員外郎入爲監察御史余別十五歲相將文家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爲余言成都之樂買學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靈泉周所居植竹竹無慮十萬箇構亭竹間覆之白茅名曰萬竹竹不止萬而曰萬志盛歟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則岷江之支洪流達海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羣慮冰釋神情散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

思以宣暢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而愛亭甚曰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矣君爲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識也嘗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知叔行觀是志尚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大夫之賢又可得矣王子淵司馬長卿揚子雲以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而名後世殆蜀材之芳華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弟生關中宦學三川又將老成都焉者得非居其鄉慕其人而襲其茂芳擷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成都自古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十年上之所以着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今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殷且見斬竹以爲樵陻溪以爲堡尚亭乎哉尚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乎時正當感國家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縱觀三輔道漢中

以覽全蜀浮江遨吳楚而歸邂逅見仲淵比騎問叔行於叢莢登萬竹亭質仲淵之令言然後厠賢兄弟閒猶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茲爲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斯游之能遂與否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爲萬竹亭之嘉話哉 文類二十九

安南志略序

我職方氏掌天下圖籍而交趾日南九眞三郡亦已備矣然沿革不同風土或異是又必其土人之博物者能詳焉張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黎崱安南儒士也往年王師伐罪安南安南族子彰憲侯圖存國中率三萬人求降而黎君在焉俄而彰憲爲我戰沒黎君得至朝廷遂爲我臣每哀彰憲之志不伸而名亦將泯常懷報國之願乃撰安南志二十卷可謂詳矣其區區之志固可慨矣雖然是書也豈徒得其沿革風土之詳而已

有志於功者盍取訂之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泰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微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愼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擇之閒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明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濬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閒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己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

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耶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與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簸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尙予辭無慊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卻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文類三十五

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扶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

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膺英翘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雅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羣人爭先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爲癒爲而聾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

足恃也扼擊泄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郎官守愼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挾而牢者不破耶 文類三十五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乃能是著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

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 文類三十九

廷試策問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寍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蕩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耶子大夫明古

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

以對朕朕將親覽焉文類四十六

清河集卷四